

恋爱

日本女作家
都市小说系列

中毒

〔日本〕山本文绪 著
中原鸣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恋爱中毒

日本女作家

都市小说系列

〔日本〕山本文绪 著

中原鸣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毒/(日)山本文绪著;中原鸣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2493-X

I. 恋... II. ①山... ②中...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959 号

恋爱中毒

[日] 山本文绪 著

中原鸣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218,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7-5327-2493-X/I·1454

定价:17.60 元

从“少女小说家”到女作家

——山本文绪侧记

李长声

山本文绪生于1962年。

在小说的后记或随笔里，她时常涉笔自身。例如1988年5月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送你星星亮晶晶》的后记中她写道：此书若有一处惹你发笑，那可是幸甚。接着就讲述自己在横滨一所很普通的高中读二年级时的事，那时一般日本人家里还只有一部电话，所以她给男友打电话，父母哥哥都偷偷竖起耳朵听。正讲着，她放了一个屁，声若吹响玩具喇叭。不苟言笑的父亲把头埋进报纸里，笑得双肩抖动。她终于也放声大笑，无法说下去，惹恼了在电话那头莫名其妙的男友。本打算把这件糗事带进棺材里，但当了作家，就不由自主地写了出来。用第三只眼睛看自己，自娱娱人，似乎瓜子脸杏核眼不宜，偏是笑口常开的胖妞讲来才有趣——山本也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人显得瘦。

大学毕业，正赶上经济像啤酒泡沫一般膨胀泛滥，轻易就职，却始终没关心过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悠闲得百无聊赖，就想做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副业，于是1987年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应募少女小说奖，被选为佳作。小说家赤川次郎是评选委员之一，他这样评价：“虽然连贯性不好，但让人觉得看人的眼光具有小说

性,可以期待。”日后推荐山本的另一部小说《你肯定要哭》,他又说:“她对于‘人的痛楚’很敏感,这种感性不是单靠磨砺写作就能够获得的。其实,作家要长久当下去,这种‘看人的目光’才是最重要的。”获得少女小说奖值得庆幸,因为如果是一般文艺杂志的奖项,得了也不易出书。当时正风行少女小说,出版社等米下锅,本来她只不过梦想这辈子出一本自己的书,结果却一本接一本地写下来,逐渐掌握了娱乐性小说的写法,也锻炼了写作的“肌肉”。

山本自道,走上文学之路,得益于写信记日记。有一位女友随丈夫去了纽约,寂寞难耐,就和她通信。她认真回应,写自己的工作和恋爱,洋洋洒洒,觉得好像小说也写得。通信不是自说自话,首先要考虑写得有趣,慰藉对方,这种意识到读者的服务精神正是大众文学的出发点。但所谓少女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描绘的少女漫画”,更需要看读者和编辑的脸色写作。写来写去,羽翼丰满,少女小说的笼子越来越窄小。逐渐脱离了读者,书也就卖不出去,稿约渐稀,由三个月一本变为半年一本,以至半年也说不准。于是她决心改弦易辙,自由写作,尽情抒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正当此时,一位自由编辑约她写给大人读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创作的《菠萝的彼岸》。

书评家目黑考二不惜盛赞,说这部长篇小说是其他作家写不来的杰作,表明山本文绪在小说界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小说的场景是平常的金融单位,女主人公铃木深文是普通的上班族,有恋人却不愿结婚,日子过得满惬意。坏心眼的老职员、好色的上司也实属普通,但一个新来的女孩子目比野弓子打破了单调和平静,深文被折腾得终于逃往老同学所在的夏威夷。“在生长的国度自然熏陶的价值观,稍微一泄气就袭来的没有实体的压力,婆婆妈妈但不遵循就疏离人群的繁多的清规戒律,我想逃脱这些。”所以,夏威夷是一个象征。题材是司空见惯的,再现实不过了,但到了山本的笔下,轻巧沉静的叙述逐渐把人物形象凸现在行间,一个个小插曲使情节不断向意外之处展开,将读者引向巧妙隐藏的主题所在。

不过,此作的文体毕竟未完全抹去少女小说的印记。

好评给了山本文绪自信,但作品却不见销路。她体验到作家行当的严酷,要么极有才能,要么极有商才,否则,光靠写小说吃不上饭。结婚生活破裂,本人的收入租不起一间住屋,只好把写作当副业,另谋生路。带来转机的是第四部作品《你有家可归》(若算上少女小说,则是第二十部)。这个长篇在她的作品里格外长,不是一边构思一边写,而是事先画好了蓝图,独特的文体也驾御得更加娴熟,完成度很高。两对居住在东京郊外公寓的夫妻,对女性工作的看法各不相同,探究婚姻之意义的故事便生发在分歧之中。丈夫勤恳养家,妻子安分守家,是日本大多数家庭的模式。中国女性来日本,和日本男性结婚,最难受的怕就是放弃工作,一天到晚在家里相夫教子。观察人情世态,山本文绪独具只眼,不仅把通常景象一笔笔刻画得异常生动,而且用同性的眼光捅破了女性内心之谜。她说:“为了在社会中左右逢源,谁都穿着某种铠甲以保身。有场所以得脱掉铠甲还可以,但是在家里、在恋人面前也不能脱的人不是很多吗?我只有此刻坐在文字处理机前的时候可以摘掉假面。”山本不仅摘掉自己的假面,而且用文字处理机剥去别人的铠甲和假面。她的作品尤为女性所爱读,大概即因为她们从中发现了自己,认同自己,并且像受虐狂,在自身被解剖的过程中也获得一种被理解的愉悦,同气相求,同病相怜,由此逃离现代城市人的漠然的不安。这部小说是1994年出版的,销路看好,山本品尝到日本大多数作家渴望的再版的狂喜。她的名字终于在出版界叫响,稿约纷至。

1980年代后半,日本社会呈现着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和平”景象,上班族秉烛夜游,垃圾堆暴殄天物,男女老少国内外地旅游。然而,繁荣的背后也可能近乎地狱。年轻人驾驶的高级车是用贷款购买的,欠了一屁股债。人人手里拿着照相机,在观光地神气活现,日常生活却近乎贫寒。与物质的丰富成反比,人心衰颓,人际关系日趋淡薄。在泡沫经济崩溃的今天回顾过去,才真正

觉得那年月简直是神话。表现在文学上,是主题的困乏。给“私小说”(私人化写作?)带来一些活气的,是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甚至有所谓“春树现象”、“芭娜娜现象”之说。但是,从吉本小说中触摸到的只是时代的空气,能读取的不过是鲜活的年轻女性的感觉而已。可以说,属于“大众文学”的山本文绪独树一帜,从女性视野和女性体验出发,讲述更具有现实社会性的女性的工作、恋爱、婚姻、家庭,使当代文学保持了平衡。日本一向有女性文学的传统,就作家和文学的思考来说,山本小说虽然与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之类了无干涉,但她颠覆了以往在男性霸权下描述的女性形象,并且对1970年代以来时兴的身体叙事也是一个拯救。

对于作家来说,上杂志连载表明他可以靠写作吃饭了,也可能是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山本文绪在没有获得文学奖,也算不上多么畅销的1994年,开始有杂志约她写连载,自然是受宠若惊。每月一个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自成系列。她觉得“长篇是在故事骨架上补足细节的作业,而短篇可以画各种各样的素描,并且在那小小的世界里起承转合,像相声一样结束故事,还有一种削掉赘余的痛快。”短篇写得很顺手,截取人生的一个场面,力透纸背,让读者看见现实的背面,叹一声原来如此。结集《一抱蔷薇花》,写的是一些构不成犯罪的小坏小恶,《绝对不哭》写从事十五种职业的女孩子,《纸婚》写不和谐的年轻夫妻,《都去了》写各种丧失感。人生是不断的丧失,丧失也就空出来一个位置,带来一个机会,予以填补即形成新的人生。丧失感是山本小说里时常隐现的情结。她小时候曾想过长大了当歌手,但十岁以后发现自己五音不全,深受打击。这大概是她的第一次丧失。虽然孩提时代并没有死去亲近的人的经验,但由于胆小,她很怪地有一种预感:一生都陪伴在身边的人一个也没有。短篇小说《都去了》里面有这样的话:“失去一个就能得到一个。这样日日流转,幸福和绝望都失去,最后连失去也忘掉,只是被冲去,冲到意想不到的美丽岸边。”

在二十四岁的冬天里，山本文绪想当作家了，但她没去买稿纸，也没有琢磨写什么，首先考虑的是笔名。“山本”原是她小时候羡慕的一个女孩的姓。她说，她最受影响的两个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这女孩。认识她，学会了信任他人，谁都不信任的人也不会被别人信任。“文绪”这个名字在日语里比较男性化，是她喜欢的漫画主人公的名字。她很重视给作品人物起名字，也喜欢给女性取男性的名字，时常令评论者匪夷所思。她认为一个个汉字都具有含义，按人物性格起名字，读着读着就渐渐明白那名字的意义。以作家为业，山本文绪觉得自己像得了分裂症，笔名的她不停地豕突狼奔，而本名的她消极地呼喊算了吧，但本名的她已制止不了笔名的她。突奔的结果，1999年长篇小说《恋爱中毒》获得大众文学主要奖项之一的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

《恋爱中毒》女主人公名字叫“水无月美雨”，简直像一句五言诗。爱情是山本小说中一贯的主题，但她从根本上对爱深感怀疑，曾在另一部小说里与道：“恋爱好似旅行，每天处于非日常的快乐，可是，早晚必结束，而且日常又开始。正因为有无聊的日常，所以才有刺激性的非日常。”《恋爱中毒》描述了一个恋爱从开始到结束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但那个过程是否算恋爱却令人置疑。在电视上卖文化的创路功二郎并不把女性当情人，不过是用过就丢。事务所就是他预备的垃圾箱，三个被丢进去的女人互相争抢莫须有的情人位置。与其说水无月中了爱情毒，不如说她自身本来就带有毒性，自私又自以为是的毒性，被害妄想的毒性。以前有年轻编辑觉得山本小说不交代“为什么对特定的对象抱有恋爱感情”，《恋爱中毒》依旧如故，陷人恋爱的理由被省略了，这正是山本的高明。小说也因此而蒙上一层推理的迷雾，有的评论者干脆称之为爱情推理小说。开篇的导入部分，先由刚进公司的男青年“我”好奇地观察一个谜一样的女办事员水无月，然后“我”水无月正式登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就像加上一个画框一样，显然作者在有意识地增添推理小说的趣味。凭借高人一等的观察力和描写力，她

把女性心态确切而生动地语言化,而且时常给人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感觉,牢牢牵住了读者的兴头。这部长篇小说好评如云,也教她不安:要写得更好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继《恋爱中毒》之后,系列短篇似的长篇小说《落花流水》虽然也候选了主要的大众文学奖项山本周五郎奖,但写得并不算成功,似乎就是个证明。

山本文绪好出游,虽然对旅途读书不以为然,但想到万一被劫为人质或者飘流到无人岛,到底需要书解闷,所以动身时也带上一本。不过,一直未发生那类事,书也就迄今未读。她本来不大读书,像同代人一样,爱看的是漫画,因为和小说相比,漫画里的价值观尚未僵化。她在随笔中谈到自己的性格:“暧昧不明,就把事情一个劲往坏里想。连最差最坏的事态都反复想过了,所以现实中即使最坏的事态发生了也不那么吃惊,泰然处之。”她本来是一个性情中人,写作时感情很投入,但脱稿后冷却一阵子,就像修改别人的稿子一样,把叙述腔调改得淡而又淡。已出版两本随笔集:《为了得不到满足的恋爱》和《结婚愿望》。

2000年9月 于日本前原西

日本女作家 山本文绪

恋爱中毒

山本文绪，日本女作家，1962年生于神奈川县。曾当过公司职员，后专心从事创作。发表有《菠萝的彼岸》、《你肯定要哭》等十多部言情长篇小说，是日本文坛近年来出现的一颗新星。《恋爱中毒》是她的最新作，2000年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由女明星药师丸博子主演，在日本引起轰动。

引 子

爱能将人毁灭。我在换工作的当口，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不光是人，在反反复复的争吵中，连闹钟和咖啡杯也被砸坏，本人不在时，好几套西服和衬衣也被撕破，为了逃出她阴魂不散的骚扰，我悄悄地独自搬了家。同时，我也失去了好些同事和上司的信任，无法在公司里继续呆下去了。但更惨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因为无故缺勤，她被解雇了，后来因为付不出房租，又被房东赶了出来，只得回到她父母的家。最重要的是——虽然这样说显得我自视甚高——她失去了我。

若是将我和她之间发生的事情忠实地再现于电视剧或其他什么地方，那将是极其老套的一幕，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它告诉任何人，它只是一桩司空见惯的恋爱纠纷。

新工作干了两个月了，在这小小的编辑部里，我以从未有过的认真态度从事着工作。这里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进进出出，由于工作的性质，同她们一起出外喝酒的机会也挺多。有时，有人会大胆地提出跟我约会乃至上床，可我总是回避，结果女孩们在背后传我是同性恋者。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通宵饮酒，而且每天上班比谁都到得早，积极地出外搞推销，在办公室里则抢在担任事务员的中年妇女之前接电话。

今天，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一大早起，我就六神不安地在编

1

辑部里踱来踱去。今天我本不愿呆在公司里，倒霉的是，中午的一次约谈临时取消了，而且社长还声称要在下午三点这个不尴不尬的时间召开会议。

今天是我的第二十五个生日。三个月前，我辞去了原先的工作，从她身边落荒而逃，当时我快磨破了嘴皮，她却硬是不愿同我分手。我后来再也没有同她联系过。虽然我换了手机的号码，新的住所也没装电话，可她要真下决心找我的话，总能查到编辑部的号码的。我不可能封住所有熟人的口。她若要打电话，一定会选择今天。平时，我一贯认认真真地工作，今天称病躲起来也不是办不到，可那样显得太没出息了，逃来躲去总不是回事儿，我不打算再为了女人而换工作。

虽然我今天是横下心来上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在写字台前坐稳。我将一些并不急用的东西复印了一遍，又用磨咖啡机做了咖啡，顺便又将供水间的水池子也擦洗了一遍。其间，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好几遍，听见接电话的中年妇女的呼唤，我顿时像火烧屁股般地跑去。

“今天你怎么不抢着接电话了？”我接完印刷厂打来的电话，就见一脸困惑的事务员水无月冲我问道。

“不……呵，真对不起……”

“我不是为这事儿怪你！”

见我支支吾吾下不来台的样子，她抛出这句话后就把脸转向了电脑屏幕，显然对我已经失去了兴趣，照旧嗒嗒地忙着敲打键盘。除我之外，接外来电话的主要就是她了，现在别人还没来，我忽然觉得应该趁此机会把实情告诉她。

“嗯……水无月小姐……”

她从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深处转过眼珠朝我瞅了一眼，我顿时又后悔了，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冷冰冰的中年妇女听我说了以前的女朋友有可能打骚扰电话后，会对我表示什么同情。

“……没什么事，打扰您了，真对不起。”

“有过好几回无言电话呢!”

说完这话,她又平静地告诉我摄影师来过电话。我觉得头部的血仿佛全都涌到了肠胃,胃部顿时沉重无比,险些摔倒在地上,可她却毫不在意,只管熟练地移动着鼠标。

“我……今天过生日呢!”我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朝她说道。

“那又怎么了?”

我觉得她挺像小学时的班主任。那个快退休的女教师在看见学生摔伤时,总会无动于衷地说:“那又怎么样呢?自己去医务室吧!”同学们都怕她。她甚至公开声言讨厌小孩,讨厌动物,讨厌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来做老师?小孩子们都在心里嘀咕着。眼前这个像一台制造年分不详、早就停止销售的电脑的事务员身上,也有着一股同样的气息,这是一台积满灰尘却运作良好的 Macintosh^①。

“今天请多包涵!”我绞尽脑汁才挤出这么一句话。

水无月又从眼镜下面朝我望望。她工作时才戴眼镜,想必是一副老花镜。看着像龟壳一样沉重的夹鼻眼镜不能算是不时髦,可不知为什么,总让我联想起邮局的问讯台。

“没啥!”她简单地答道,口气像是什么都明白似的。我不仅没有感到放心,她随意的态度还更引起了我的惶恐。我想补充几句,可其他职员来了,只好慌慌张张地咽回去,心里像吞下了青蛙一样难受。

“水无月究竟有多大岁数?”

午饭的时候,我和另一个比我早进公司的职员进了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一个来公司进行磋商的女作家也同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我装得若无其事地向他们打听。

“哦……不太清楚,我想也没有想过呢!”

① 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个人电脑,在日本非常普及。

“四十五、六吧？”

“不，恐怕更大吧？”

“那种类型的人，有时看上去年轻。”

“就像你？”

“讨厌！太失礼了！”

女作家发出了娇甜的声音。同事手拿筷子，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我看着并肩而坐的这两位，心里不由一愣：他们显然已经是一对儿了！我当然不眼红，同事有老婆和孩子，女作家似乎有一个结了一年婚却正在分居中的丈夫。两人都很辛苦，但与我无关。

“我听说，她和社长有一腿子呢！”女作家偷偷看着我的眼睛说道。

“那不太可能，社长很要面子，而且他喜欢年轻的女人。”

“有人说看见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的酒吧里一块儿喝酒呢！”

“水无月进公司时，社长说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了，所以才雇了她。既然如此，一块儿喝喝酒又有什么奇怪。”

“是吗？就因为熟人，那个社长才和雇来做杂务的中年妇女去喝酒？”

“噢？水无月不是最初就在这儿干的吗？”我插了一句。我听说这家公司是几年前由社长一手操办起来的，本以为水无月是一起创业的老人马呢。

“不，她来了两年多吧，我进公司半年多以后才进来的。”

“看上去就像呆了一百年似的。”

“是不是独身呢？”

我一点儿也没有食欲，一边拿筷子拨弄着冷掉的烤鱼，一边却从嘴里蹦出这句话。

“看来你对水无月还挺有兴趣。”女作家朝我打趣道。她已经将那份姜烤肉套餐吃得一干二净，正在喝茶。

“不，不是……”

“太可疑了！有人说你是同性恋，原来你喜欢不起眼的人呀，

井口君!”

她总爱将话题引到那个方向去,真让人受不了。一般来说,女人总热衷于风言风语,我通常也总是一笑了之,可是在她的笑脸底下却能让人感到隐藏着一种切切实实的与饥饿同类的东西。我想,她属于那种最不应该去招惹的人。

“你已经吃饱了?”同事见我剩了一半饭菜就搁下筷子,不由问道。

“胃里有点儿不舒服。”

“那我们走吧!”

“去特特儿坐一坐吧?”女作家冲着同事说。

“抱歉,我同井口还有点事要商量,你先回去吧!”

他冷冰冰的语调让我吃了一惊。女作家带着一副自尊心受挫的表情,付了自己那份账,老大不高兴地撇下我们先走出了店门。我和同事进了离快餐店不远的一家咖啡馆,挑了靠窗的位子坐下,不约而同地点起香烟。

“……不要紧吧?”

虽然我认定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可是同事沉默的时间未免太长了,所以我忍不住开了口。

“没事儿,让你也为难了,真抱歉!”

大家都没有使用主语,意思却似乎都沟通了。同事露出苦笑,啜了一口咖啡。听说他和我一样,都在大出版社工作过,后来被现在这个公司的老板聘用了。

现在这个公司虽然看着不起眼,其实却挺赚钱,经费开销不大,工资却不比大公司少。五个职员加上干杂务的水无月,这么小的公司虽然难以断言能有大前途,但工资不低,能比较自由地获准休假,尤其还能自由自在地开展工作。所以,同事看上去没有那种为生活而疲于奔命的辛劳,远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加上打扮得潇洒利落,从比他小十多岁的我看来,他当属挺有魅力的男人一类。可时至今日,他干嘛要和那种女人搞在一块儿呢?想风流,

不能找整日死缠硬磨的对象,而应该选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对。

“水无月的事,你还是少打听为妙。”

听他冷不丁这么一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困惑地眨着眼。

“哎?”

“说不定她真和社长有一腿子,不过与咱们无关,问题是在钱上。”

将近年底的大街上,行人和汽车就像是快速旋转的胶片,马不停蹄地流动着。在竖起大衣领子、冒着寒风行走的白领中间,一个身着私立小学制服的女孩子在蹦跳着行走,她的书包上晃动着一个小小的圣诞老人,同事眯缝着眼睛,望着这番窗外的景象。

“钱?”

“那个女人不是正式员工,只是打零工的。”

“我知道,所以她只在周四来。”

我听社长说过,她不做任何业务,只管财务、总务及其他杂务。

“可是她拿版税!百分之五!”

他说话时没有瞧我。我越听越糊涂了,不仅弄不懂他话里的意思,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我这种才进公司的人。

“你说的版税……是指单行本的?”

“记得在你进公司前不久,我接到过一个从封面设计师那儿打来的催款电话,当时正逢水无月休息,我就替她查了一查,发觉她拥有版税,我觉得很奇怪,再彻底查了一遍,发现所有单行本版税的百分之五都进了那个女人的账。”

我们公司主要是靠企业的宣传杂志和手册来赚钱,此外也出版一些由社长自己翻译的文艺书籍。据说社长专挑大出版社不出的风格质朴的原著,根据他自己的兴趣来出版,既不会出现赤字,也赚不了多大的钱,不过,有的书有时也能引起一番议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找个人来问问呢!”

同事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擦镜片。那手绢色彩亮丽，熨得十分平整。是谁为他熨的呢？我朦胧中产生了与眼下的话题毫不相关的问题。

“因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额，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我想是社长偷偷地送给水无月的零花钱吧。”

“不过，你后来还是忍不住去打听了吧？”

他戴上眼镜，点了点头。

“我总觉得忿忿不平。要送钱给别人，就该掏自己的腰包，哪怕是自己开的公司，赚的钱也是属于公司全体成员的，从版税里抽钱未免太不光明正大。”

看着同事的侧脸，我搔了搔头皮。我认识社长还不久，可是短短的几个月里，在我心目中社长的具体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此刻我只觉得那形象的一端产生了小小的龟裂。

“我本来觉得社长不是那样的人。”

“嗯！我也是那么想，所以才问了，那人其实挺善良。”

社长给人的印象是稳重而削瘦，带点儿狡猾。混熟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外表像精明的生意人，内心却还有股子少年人的正义感。聊得越多，越能体会到他良好的教养和诚实，同时，你也会佩服他那熟练的外语以及庞大的读书量。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他两个孩子和妻子的镜框架，每逢全家旅游回来，照片便会换上新的。

“我挨了社长的揍！”同事将咖啡喝光，又喝了一口白水。

我差点儿以为自己的耳朵坏了。“什么？被社长……”

“现在想想，我当时问的态度一定不怎么好，再说那时两个人都灌了不少的酒。第二天，社长还亲自上我家来道歉呢。”

“简直像中学生吵架。”

“就是，和中学生没什么两样。”

同事的脸上终于浮出了笑容。我端起忘了喝的咖啡，咖啡已经冷透了，喝下去只剩甜味儿包围着舌头。

“关于水无月的事，还是别打听为妙。”